



孙师傅每天要送上万斤煤。本报记者 张晓鹏 摄

齐鲁晚报

2011年2月9日 星期三
编辑:闫杰 美编:刘冰霖
组版:五 军



A13

春草

【我的兄弟姐妹】

过年了,用平板车拉了15年煤的“孙大个”没回老家。他心里装着两件事,拉煤赚钱,供孩子念书。他不能让孩子再没有文化,哪怕毁了自己的身体。2011年他有个愿望,就是想买一辆农用车——他的身体渐渐吃不消了。

送了15年煤的卖炭翁“孙大个”

一天万斤煤,再拉15年

本报记者 张榕博

2011年春节,用平板车拉了15年煤的“孙大个”有一个愿望,他想买一辆农用车——他的身体渐渐吃不消了。

送煤的“孙大个”是临沂孟良崮人,青岛火车站周边的老住户都知道他和他的手机号,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叫什么。

过年了,“孙大个”没回老家,想多赚点钱。他心里装着两件事,拉煤赚钱,供孩子念书。他不能让孩子再没有文化,哪怕毁了自己的身体。

“每天我要挑10000多斤煤”

每天青岛有20多个家庭等着“孙大个”送煤取暖。

在与青岛火车站一路之隔的湖北路35号院门口,42岁的“孙大个”迎着寒风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,只穿一件秋衣和棉背心的后背还时而冒着热气,但是露在衣服外面的手腕已经冻成黑紫色。他双手一把挑起两筐50斤重的蜂窝煤,回头看了一眼排队进入火车站的人群,转身走进院里。

“哎哟,孙师傅来送煤了,

每次打电话一会儿就到。这不是这几天冷,100斤煤几天就用没了,你过年回不回家?”在湖北路35号大院的3层,居民王女士和几位邻居看到孙师傅上来,纷纷打听孙师傅过年回不回家。

“今年也不走,就在这儿卖煤,你们煤用光了就给我打电话,随叫随到。”

“孙大个”偷偷地对记者说,“今年煤价涨了,100斤煤以前卖51元,现在能卖56元,加上今年冬天冷,时间还长,能多赚钱,我就不回家了。”

煤价确实涨了,但“孙大个”每挑50斤煤只赚7角钱,就是这样凭力气干活,他每个月能挣将近5000元。“每天我要给北京路、湖北路还有团岛那边的老住户送煤,20多个点每天我要挑10000多斤煤。”

不能让老孙一个人过年

“孙大个”27岁来到青岛卖煤,15年中,只有5年春节是回家过的。赚钱养家对于上有父母、下有妻儿的“孙大个”来说

比什么都重要。

“孙大个”的老婆跟他一起在青岛打工,膝下还有两个女儿,大的今年10岁,叫燕子;小的今年2岁,叫萌萌,都是在青岛出生。一家人租住在火车站附近济南路68号一处三十平米的破仓库里,一半是生活区,一半是蜂窝煤。

腊月二十九那天,“孙大个”说他忙得很,上午要给十几户送煤,下午打算买点年货,他还透露了一个秘密,过年这几天他想带一家人出去旅游。

“我那天买了4根黄瓜、5斤肉、一把韭菜,20个馒头,年三十包了一顿饺子,剩下几天吃的都是馒头。”正月初五那天,“孙大个”说,想来想去,他们还是没出去旅游,理由他没

说。为了例行的计划生育检查,腊月二十九那天,“孙大个”的老婆带着两个孩子回了一趟老家。为了赶上一家过年团聚,他老婆腊月三十就赶回来了,她说,不能让老孙一个人过年。

今年他想买辆农用车

2011年,“孙大个”有一个

愿望:考个驾照,买辆农用车,接着拉煤赚钱。

拉了15年煤,今年“孙大个”忽然觉得腿不行了,整个人也太累了,但是,他不能倒下。他说,一天一万斤煤,他还想再拉15年。

“以前送煤的小区都是连片的,现在很多小区都集中供热了,送煤的地方很零散,跑很远给几户人送煤,我有点跑不动了。”

但这么多年,“孙大个”没敢去过一次医院检查身体,得个头疼脑热就挺挺,不行就去打两天吊瓶。按他的话说,不检查啥事没有,检查了半条命都没了。在老家,“孙大个”一家参加了新农合医保,但是在外地看病,医疗费老家不给报销。他说,没考虑过自己的身体,如果真赶上个病,还有老婆跟自己互相照应。

“如果不卖煤了,我就去卖菜、卖水果”,“孙大个”说,青岛在春分之前,立秋以后才是卖煤的时候,平时只有几家饭店有需求,在这个当口,他就去贩贩西瓜。如果以后有农用车了,跑运输,卖果菜,也能维持个营生。再不济,老家还有三亩多地

可以糊口。

虽然还不到为了攒点养老钱最后一搏的时候,但“孙大个”说,他对自己的身子骨心里有数,说着,他苦笑了一声。趁着身子骨硬,他要赚钱供两个女儿读书,这才是他最大的寄托和心病。

“孙大个”和老婆都是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,以至于他的手机上没存上一个人的名字,全是号码。因此,供孩子念书成了他和老婆第一位的人生奋斗目标,这样孩子才能有出息,他和老婆晚年也许才能老有所依。

另外,他其实很想让自己的孩子能够留在青岛这个美丽的城市,有个像样的房子安家,不再像他这样辛苦地挣钱。他说,这个愿望现在看太遥远了。

一辆几乎快散架的两轮车,两张锈迹斑斑的铁床,床上辨不清颜色的被褥,还有两个被煤染成“黑李逵”一样的女儿,这是“孙大个”15年在打工的全部。

临别时,“孙大个”说,初五以后,要煤的电话又多起来了,买车的愿望不一定能实现,但拉煤挣钱还会继续。

保洁员老刘与流浪人员

特殊“一家人”的年夜饭

文/片 本报记者 鞠平 实习生 陈琳琳

2月2日,农历除夕,在烟台市芝罘区四德街,一间即便是白天也要开着灯的地下室,四个男人正在庆祝新年。

饭桌由一张旧麻将桌充当,菜不多,凉的热的加起来不超过八个。女主人正忙着煮饺子盛饺子,在饺子散发的热气中,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新年的喜悦。

这是特殊的一家人,五个人有五个姓氏,男主人叫刘冯堂,从十几年前他开始帮助收留流浪人员,先后帮助了一百多名流浪人员,而其中的小王、老杨、老彭则由于诸多原因,成了刘冯堂的“家人”,最近几年

的年夜饭,刘冯堂都是跟小王他们三人一起“团圆”的。

刘冯堂和妻子原是街道办事处

的保洁员,后来由于收留流浪人员开销大,刘冯堂的妻子去别的单位承包打扫卫生。除夕这天两人都没放假,早饭简单糊弄了一下,晚上的年夜饭只能见缝插针地准备。

下午三点多,随着小儿媳的一声叹息,“妈,我给你擀了两个多小时了……”刘家的包饺子大战终于结束了,面板上、客厅里,连床上都放着包好的饺子,记者大约数了一下,竟然有500多个饺子。

没多久,老彭、小王和老杨陆续回了家,刘家的年夜饭正式上桌了。

围桌而坐的五个人各自端起饺子,开心地吃起来。饭还没吃完,老彭就被人叫出去打扫卫生,对于刘冯堂等人来说,过年一样要干活,唯一与往常不一样的也许就是过年这碗饺子了。

许多人面对满是山珍海味的年夜饭难以下咽,而这五个人吃饺子时的样子,却让记者想起了很久以前人们过年的愿望——“过年吃顿饺子”。虽然刘家的年夜饭简单甚至简陋,可是他们的年夜饭却是那么有年味。



▲“一家人”围坐在一起吃饺子(左三为男主人刘冯堂)。